

被征收人签字的那一刻 我感觉自己激动得手脚都在颤抖

——红棉路征拆中那些扣人心弦的故事

深圳侨报记者 聂朦

昨日,全长12.8公里的红棉路在400万龙岗人的期待下全线通车。从2004年完成可行性研究报告至今,14年的艰难曲折里,这条被称为“深圳最豪华断头路”的重要市政道路,留给人们的除了五味杂陈的唏嘘慨叹外,其背后还有诸多可资书写、传颂的动人故事。

特别是在被称为“天下第一难”的征地拆迁工作中,以横岗街道土地整备中心工作人员为代表的广大征收人,百折不挠、屡挫屡战,在与61户被征收人的千百次碰面中,留下了不少鲜为人知而又扣人心弦的故事。

►征收工作人员上门向被征收人宣讲政策。本版图片均由深圳侨报通讯员 刘统中 摄



连续奋战14小时 啃下最后一块硬骨头

今年1月7日0时38分,红棉路二期(康乐路-坳背路段)最后一户被征收人签下颇具历史意义的名字,断头14年的红棉路终于要迎来全面通车的时刻。“看到最后一户被征收人签字,我们的人都激动得有点不敢相信。太难了,太难了!”横岗街道土地整备中心负责人洪育新回顾起“啃下”这块坚挺14年的“硬骨头”的经历,有点恍若隔世的感觉。

“只有并肩作战过的人才能明白最后两户的谈判有多艰难。”红棉路二期征地拆迁项目组组长刘碧波感慨道。一组数据对比足以说明其言非虚:2016年11月红棉路二期征拆工作启动,2017年4月该项目59户被征收人成功签约,但直到今年1月7日,最后一块“硬骨头”才被“啃下”。刘碧波说,1月7日前,最后一户的签约谈判

被认为是“比登天还难的事情。”

征拆难度不仅在于项目时间拉锯长、征拆标准变化等因素,也在于被征收人心中的那股“怨气”。最后一户被征收人——安康学校自2010年因红棉路建设而停办,后又因该项目长期中断而造成较大损失,由此激化业主心中的不满情绪。如何化解这股“怨气”,成了横岗街道征拆人面临的重大考验。

今年1月6日10时30分,横岗街道土地整备中心一众工作人员放弃休息,抱着“非攻下不可”的决心与安康学校业主进行最后的征收谈判。14个小时里,工作人员与业主交流沟通,对协议条款逐条修改,七易其稿,最终促成签约。“被征收人签字的那一刻,我感觉自己激动得手脚都在颤抖。”刘碧波说。



经多方协商,被征收人现场签字。

老干部发挥余热 助力征拆工作推进

红棉路从横岗街道贤合居民小组贯穿而过,61栋房屋被纳入征拆范围,其中一间面积3000多平方米的厂房,为现籍香港的本地村民欧某所有。

2011年,红棉路重新启动征拆工作后,按规定通知该厂房租客撤离,之后征收工作因该项目纳入城市更新和经费不足等原因暂时停止,欧某因此损失厂房租金而心存不满。

了解情况后,同为贤合居民小组人的龙岗区退休老领导欧官成便以同宗族叔伯辈的身份主动找上门,决心做一做欧某的思想工作。欧官成苦口婆心,耐心劝说,让其明白红棉路早日修通对造福子孙后代的意义。经过欧官成的劝说,在后来的征

拆谈判中,欧某态度明显转变,最终促成征收工作顺利开展。

事实上,老干部主动参与征拆工作的故事不独此一例。在红棉路二期征拆中,业主李亚奇的一栋房屋在征收范围内,需全部拆除、举家搬迁。因涉及家中小孩上学问题,李亚奇对横岗街道土地整备中心工作人员的电话预约和登门拜访皆不理不睬,拒绝谈判。该街道退休老干部周亚利知道后,便以李亚奇老乡的身份三番五次上门找其谈心,耐心宣讲政策,并积极协助解决其小孩上学问题,最终用真情和实际行动感动了李亚奇,令其欣然签约。

六旬夫妇深明大义 热心参与谈判工作

有一段时间,刘碧波和同事常常穿过好几个路口,从横岗街道办事处出发到最近的塘坑地铁站迎接一对年过六旬的老夫妇,他们是红棉路二期征拆涉及的业主吴淑芹和她的老伴,如今在市里居住。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吴淑芹在横岗购得一块地,并盖起一栋居民楼,而这栋楼在红棉路二期征拆范围内。

“得知房子要被征拆的第一刻起,他们就很配合。”刘碧波回忆道,当初把征地拆迁的消息告诉吴淑芹夫妇时,他原本以为收到的回复可能是不接受或漫天要价,没想到两位老人不仅没有抗拒,反倒十分配合。“我印象最深的是,他们经常说‘这是功在当代

利在千秋的好事,当然要支持’。”刘碧波说。

由于居住在市内,每次前来与征拆工作人员协商、交流相关事宜时,吴淑芹夫妇都要坐1个多小时的地铁赶过来,事情办完后再坐地铁回去,从来不愿麻烦别人。仅用两周,两位老人就完成了签约,不仅如此,他们还自发地帮助征拆人员做其他业主的思想工作。“每次我们与两位老人进行协商时,他们看到旁边其他业主的谈判陷入僵持,就会上前‘唠叨’两句,劝告说‘这是好事,要支持’。”谈起这对老夫妇,刘碧波至今感慨万千:“正是有不少像他们这样深明大义的业主,我们的工作才能开展下去,我们由衷地感谢他们!”